



●陈思和 周明全 主编

“70后”批评家文丛·刘志荣卷

●刘志荣 著

○我相信在一个比较热闹和纷乱的时代，如果接受过相对比较纯正和完整的文学教育，并领会过文学传统的某些内在秘密，文学批评就一定会坚持和维护某些标准，以此来区分真正的和虚假的、有价值的和不那么有价值的文学……不论是在学院里还是在学院外，目光深远的批评，一定都会承担这个使命。

◎陈思和 周明全 主编

“70后”批评家文丛·刘志荣卷

●刘志荣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70后”批评家文丛. 刘志荣卷 / 刘志荣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222-14778-2

I. ①7… II. ①刘…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34985号

出品人: 刘大伟

项目策划: 周明全

责任编辑: 李爽

装帧设计: 胡元青

责任校对: 徐霞

责任印制: 洪中丽

“70后”批评家文丛·刘志荣卷

刘志荣 著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www.ynpph.com.cn

E-mail ynrms@sina.com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21.25

字数 270千

版次 2016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中国石化集团滇黔桂石油勘探局昆明印刷厂

书号 ISBN 978-7-222-14778-2

定价 38.00元

如有图书质量及相关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审校部电话: 0871-64164626 印制科电话: 0871-64191534



云南人民出版社公众微信号

刘志荣

刘志荣 1973年出生于陕西，文学博士。2000年博士毕业后，长期任教于复旦大学中文系。2016年调任中山大学（珠海校区）中文系教授。出版有《潜在写作：1949—1976》、《张爱玲·鲁迅·沈从文：中国现代三作家论集》、《从“实感经验”出发》、《实感经验与文学形式》（与张新颖合作）、《此间因缘》等书，发表论文及对话八十余篇。曾获多项省部级奖项及荣誉。



“70后”批评家文丛编委会

主 任 刘大伟

副主任 赵石定 缪开和

主 编 陈思和 周明全

编者说明

2012年5月，第二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颁布，因为获奖者中“80后”批评家的缺席，引起了媒体的普遍关注。《文学报》《文汇读书周报》《文艺报》等主流媒体纷纷发文探讨这一现象。过了一年，2013年底，云南人民出版社策划了“80后”批评家文丛第一辑，隆重推出了杨庆祥、金理、黄平、何同彬、傅逸尘、刘涛、徐刚、周明全八位青年批评家的文集。文丛出版以来，在批评界获得很多好评，被认为是“80后”批评家首次集中亮相。2015年，我们又推出“80后”批评家文丛第二辑，收录了李德南、项静、康凌三位青年批评家的文集。同时，从2014年开始，每年选编一本《“80后”批评家年选》。“80后”批评家书系的陆续出版，为青年批评家的成长创造了一个“话语场”，使得这个在几年前还处于潜隐状态的文学群体快速地浮现于文学现场的前沿。

在“80后”批评家文丛得到业内普遍认可时，云南人民出版社顺势而为，继续策划“70后”批评家文丛，第一辑推出了谢有顺、梁鸿、张莉、霍俊明、李云雷、房伟、刘志荣、李丹梦八位“70后”批评家的文集。相较于还在成长中的“80后”批评家，“70后”批评家已经是成绩斐然的一代。但整体上，“70后”批评家在当代批评界属于“被遮蔽的一代”。有人认为这种被“遮蔽”状态，和“70后”批评家的成长经历有关，也和文学发展的客观状况有关。对他们来说，20世纪80年代是漫长、稳定、天真而美好的“童年”，90年代之后才逐渐进入真正的成长期，但那时的社会环境不一样了，新的状况层出不穷，有疲于奔命之感——但真正接触社会、进入文学，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现在想起来，90年代以来社会上发生的种种大改革、大变动，“70后”都遭遇了。这一代批评家基本上是在学院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学院里逼仄的生存空间和过于具体、量化的升等制度，以及90年代普遍压抑

的客观环境，都在他们的学术性格里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文学上也是这样，90年代，赶上文学的边缘化和低潮期，然后是进入新世纪，网络文学和流行文学的大潮呼啸而来——文学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文学，一切都在除陈布新的转换过程中，大量的新现象新问题都需要批评家自己去辨别和摸索，如80年代批评群体的亮相活动就相对减少，环境晦暗而复杂得多。因此，除了个别批评家出类拔萃、成名较早以外，大多数的青年学者兼批评家，都是经过了漫长的学习时期和适应时期，才慢慢地开始崭露头角，他们没有形成一个批评的群体，再正常不过。

云南人民出版社将“70后”批评家中的优秀者集结起来，其目的就是以丛书的形式，确立这代批评家在当代批评中的身份和位置。或者准确地说，“70后”批评家已经具有清晰的身份表示，云南人民出版社只是将这代人中最为优秀的才俊集体展示出来，以供世人进一步了解他们。当然“70后”批评家中的佼佼者并非只此八位，还有大量优秀批评家的成果，将在我们第二批、第三批的丛书中逐步推出。同时，计划从今年起，每年选编一本《“70后”批评家年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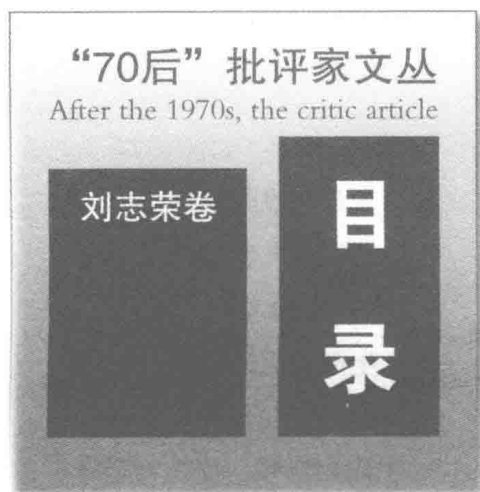
推出在全省、在全国、在全世界都有代表性、有特色的文学艺术作品，是云南人民出版社一贯追求的目标。在多媒体出版的今天，无论图书的形态如何变化创新，一个出版社是否担当了文化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就是在这个追求过程中点点滴滴地具体体现出来的。云南人民出版社将始终肩挑这份责任，为文艺的繁荣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

在文学新人的培养方面，云南人民出版社也有着长期的坚持，20世纪90年代策划出版的“博士思想文丛”，曾经产生过很大影响。当年也是文学批评新人的旷新年、陈晓明、孟繁华、程光炜等等，就是踏着“博士思想文丛”之路，逐渐在文坛崭露头角，现今已经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中坚力量。当年的“博士思想文丛”的作者，现在有许多人已经担任了“80后”批评家文丛作者的导师。文学的薪火就是这样代代相传的。当然，批评家的成长，非一套丛书、非一家出版社所能为之，期望“70后”批评家文丛能取得抛砖引玉之效。若此套“70后”批评家文丛能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由此生发出更多的关注“70后”批评家成长的善举，那么，此亦为

批评界的一大盛业。

此套丛书的出版，得到了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著名批评家陈思和先生的鼎力支持。陈思和先生是当代批评家中比较自觉地将教学、写作、出版结合为一体并能够付之于实践的知识分子。本社出版的两套批评家丛书能得到他的支持，乃是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光荣。同时，文丛获云南省文艺精品扶持资金资助，在此，我们对为文丛出版提供帮助和支持的所有人表达诚挚的谢意。

2016年7月8日



文学更新与知识更新

——谈姚伟的《尼禄王》，兼谈新世纪的先锋文学 // 001

漫谈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 // 016

缓慢的流水，惶恐的挽歌

——漫谈贾平凹的《秦腔》 // 030

消费时代人与物的疏离

——唐颖论 // 044

莫言小说想象力的两个特征及其来踪去向 // 052

大地与天空的辽阔与隐秘

——李娟散文漫谈 // 071

现代焦虑的精神超越	
——论《无名书》 // 083	
多多的来历 // 101	
生命最后的智慧之歌	
——穆旦在1976 // 164	
生命的伤残、反抗与坚守	
——牛汉“文革”时期诗歌简论 // 179	
黑夜中漫游的灵魂	
——灰娃“文革”时期的诗歌写作 // 197	
《内陆高迥》：细读昌耀写于八十年代的这首诗 // 221	
当代中国新科幻中的人文议题 // 227	
近二十年中国文学中的荒诞现实主义 // 246	
我们时代的内心生活	
——新世纪三部中国小说的解读 // 280	
当下长篇小说基本格局一瞥	
——以2013年为例 // 306	
短篇小说的命运，在现时代	
——《2014年中国最佳短篇小说》序言 // 317	

后 记 // 322

文学更新与知识更新

——谈姚伟的《尼禄王》，兼谈新世纪的先锋文学

亲爱的K：

这两年所读的中国小说中，我最愿意向你推荐的是一位尚无多少人知道的年轻作家姚伟的小说《尼禄王》（“小说前沿文库”，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版）。如果我的判断没错——我相信时间会证明我的判断没错——这绝对是一部天才之作，不论是其中展现的惊人的想象力、对叙事的精心经营，还是展现的学识的广博和洞见的丰富，以及关注的问题的核心和重要，在整个现代中国文学中都是突出的，而不仅仅局限于当下的青年文学领域。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它也向我展现了现在的年轻作家的另外一面，即他们之中，仍有人在关心那些一直纠缠和困扰着人类的核心问题——这在无论何时都是一种罕见的品质，出现在当下年轻人的笔下尤其让人惊喜，何况姚伟的表现，无论放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度都可以说是天才和优异。我甚至想说，这部小说标志了现代中国文学诞生以来一种全新的趋势，这种趋势把自己的想象力和问题意识深深地植根于人类最深刻的文化传统之中，完全可能改变现代文学和传统决裂所带来的庸浅和浮薄——尽管现在这种趋势只是初露端倪，但种种迹象已经表明，它终将在今后几十年间形成潮流，蔚为大观——如果把姚伟的《尼禄王》看作这种趋势的第一个开端，这个开端这样优异，实在让人觉得可喜。与此相反相成的，是这部小说在叙事形式上的先锋和探索，那样有趣、熟练、成功，让人觉得那种深刻的关怀、洞见和问题意识，只有通过这种复杂的形式才能成功地表现出来，基于人类文化传统的深刻的问题意识和极为先锋的文学形式在这里实现了奇妙的联姻，显示出小说的形式实验和营求绝不仅仅是夸耀和

装饰，如同它所展现的学识和洞见也不是。

有关尼禄的故事，即便在中国，受过教育的读者也都会略有所知。这位罗马帝国著名的皇帝，在历史上成了一个凝固的形象：弑母、杀弟、灭师、在罗马城纵火……几乎成了西方历史上最有名的暴君（其形象类似于中国的桀纣），而由于其对基督徒的大规模迫害，又被后来的基督教会看成是“反基督”形象的第一个显形。但这种刻板化的叙述，其实在历史学家——尤其是现代史家那里，也有不少的争议，现代史家的意见，尚不足以以为尼禄之恶做辩护，也不能推翻历来习传的尼禄作为恶的形象的代表，但可以提醒我们考虑问题的复杂性，从而或者更能使得我们回返到历史情境中，去具体地理解此种恶何以竟然能够那样地形成。

在阅读姚伟的《尼禄王》的过程中，我曾特意找来英国传记家韦戈尔的《罗马皇帝尼禄》（王以铸译，“新世纪万有文库”本）一书比照着来读。韦氏属于为尼禄辩护的一党，在他笔下，尼禄几乎被描绘成了一个不见容于罗马社会的艺术家和悲剧英雄——韦戈尔的观点和先入之见，本身带有现代人的预设和偏见，尤其可能把现代英国文人憎恶维多利亚时代保守的社会和道德风气的倾向，代入对历史的解读之中，但他搜集和排比了不少资料，这些材料本身可以促进我们的思考。韦氏笔下的罗马帝国，统治阶层争权夺利，热衷于各种阴谋诡计，社会风气和政局变化错综诡异、暮雨朝云，尼禄的各种恶行，并非全然出于乖戾的个性，而本身就是当时的局势和习见的争斗的一部分——从旁观者的眼光看，不得不说，落入这种局势，本身就是最大的不幸，而如何避免陷入其中，本身需要极高的福德和智慧。

换个视角，从当事者的角度看，则既已陷入其中，贤德和务实的君主，他们的作为应该多多少少可以缓解此种局势，如果做不到，也不应该使之恶化，再退一步，他们最少应该养成谨慎的品性，这样至少可以做到全身而退——如果连这种起码的品性也不具有，处于危险的中心，恰恰无限放大了他们陷入悲剧命运的可能。所以，与韦戈尔不同，我不会认为尼禄是无辜的，尼禄本人的性格和作为，当然得为他的命运及历史形象担负责任。尼禄的表演人格，出于他本人强烈的艺术家气质——这二者

经常是相辅相成的，尤其在二流人物那里——恰恰是他在统治后期陷入困局的最重要原因，与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类似统治者相似，他们都未能处理好政治与个人的激情和热望之间的关系。其次，尼禄的悲剧命运涉及“诸神之争”（不同文化和生活方式之间的争斗），他却对此似乎一点没有意识——他发自内心地崇拜和热爱希腊，热衷于在罗马引进乃至强行推广希腊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却没有自觉到已经触犯了罗马的传统和习俗（*nomos*），或者出于他不可救药的傲慢和自大，他以为可以掌控此种触犯的后果，从而为所欲为——最终，他的所有努力，都成为罗马帝国中坚阶层眼中的丑闻，从而难以避免走向覆亡的命运。

姚伟的小说，不同于韦戈尔的传记，他一开始就没打算依据史实还原尼禄的历史形象，而是迅疾地进入虚构和想象领域，涉及和关注的，是具有普遍性的主题——这些主题，通过“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错综迷离地表现出来，涉及他对人类生存和历史中的重要问题的认识，可以说几乎是把他青年时期（30岁之前）思考的精华，全部倾注到这部14万字的小说中，使得这部不算长的小说，竟然部分地带有百科全书的性质。姚伟的朋友曾把这部小说和尤瑟纳尔的《哈德良回忆录》相比，我想他可能得到过这部书的启发，但在基本气质上，这部小说和《哈德良回忆录》不同：尤瑟纳尔致力于用自己一生的经验，还原罗马贤德君主、同时也是斯多噶派哲人哈德良的政治经验、人生阅历和内心世界，姚伟则从尼禄的传记借来一点由头，以天马行空的幻想重构了尼禄的生平，并和各种假托的东西方古书和现代文献的片段互文，表现他对人类的致命困境和艰难问题的思考，气质上有点接近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哈扎尔词典》——尽管他没有采用辞典小说的形式，但荒诞离奇、恍惚迷离的想象和叙述，以及文本之间频繁和互相抵消的互文，以及在这种互文中表现出来的对于人类重大问题的关切，在气味上却与《哈扎尔辞典》有非常相通的地方。书中这些重要的关切、问题和洞见，都被用文学的形式表现得非常深刻和有趣，以至于会让你觉得，文学化的形式，才是最恰切地表现这些问题的方式。

从我的阅读感受看，小说中最深刻的关切点在于恶的根源问题。这种

关切内在于小说的基本结构之中。我们这位作家具有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小说的主体线索部分，是尼禄用第一人称口吻所写的回忆录，但叙述者在《楔子》（出版时因为考虑不周被删去了）中说：这份回忆录，出于一位二战之中被迫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服务的医学博士的梦境——“在梦中他时而是上帝的仆人撒旦，时而又是几万年里各个王朝的暴君……投生过不同的时代和国度，获得过几百副相差悬殊的身躯。凌晨惊醒时，他忘记了自己的姓名和相貌，极度的恐惧促使他用颤抖的双手抓住了一面镜子。镜中人的容貌和表情使他大声尖叫之后摔倒在了地上……陷入了长久的昏迷。”此后，“心理学家利用催眠术诱使他讲述了那个无比漫长的梦境。可惜这个梦还没来得及讲完，医学博士就因身体过度衰竭而死去”。——小说的主体部分，显然就出自对这个噩梦的部分记录，其余附录的片段，则出自研究者、收藏者和整理者夹贴和补充的大量古今东西著述片段，出于梦境的回忆本身就匪夷所思，收藏者和整理者甚至也会对记录进行涂改，这显然进一步加强了这部小说类似于“写在羊皮纸上的笔记”的性质。医学博士咽气前的最后一句话，似乎是神灵在对死者宣谕：“你在增加邪恶方面一直很出色……为避免你在自己的业绩面前过于骄傲，我现在带你离开这里。”——显然是暗示死者及其在不同时空的转世，乃是恶魔的化身，非但令在场的人深感震惊，也给整部小说思考和想象的基调，带上了一种沉郁的色彩。

如你所知，有关恶的根源问题，这是人类最深刻的哲学和宗教都不得不涉及的问题，然而，亦如你所知，种种思考，迄无结论，人类一思考，不但上帝，乃至高于我们维度的存在者——假如有的话，都会发笑，显示出它也许就是我们陷于二元对立式的此世生存——亦即我们的政治社会存在的基础——的根本属性之一，然而，虽然不可能得出答案，对之的持续关注、解析和思考，却也许就是对之进行抵抗和消解的道路之一。放弃对之的关注和思考，始终是危险的，它会让我们误以为现世社会是完满的，从而放松对危险的警惕，或者以为这种完满是可能的，从而在对之的疯狂追求中陷入可怕的境地，如那句著名的格言所说，通往地狱的道路，由天堂的砖铺就——尽管，毫无疑问，通往地狱之路，当然首先由地狱

本身的砖铺就；也毫无疑问，只有在认识到这种根本性的缺陷和根本性的不可能之后，一定程度上对之的改善，一定程度上的善治，或者终究还是可能的，乃至终究还是值得追求的。有关恶的起源，小说中也有种种有趣的思考和叙述：有的接近于诺斯替主义的不完美的德穆格，融合了希腊和希伯来的叙述，让人发笑；有的近于印度神话，把造物者想象为一个戏耍的孩童；有的把人世的不完善委诸“泥土的过错”；有的则近于黑格尔的“恶的辩证法”式的诡辩……如同现实世界对这一与人类处境有根本性关系的思考一样，迄无结论，并且，在小说之中，它们都出于人物的讲述或幻觉，又被置于各种引文之中——引文的出处也颇为可疑：如第一个解释乃是尼禄之母阿格里皮娜在被毒死之后，愤怒地向朱皮特质问时朱皮特不动声色的回答——整个故事则据称来自于大史学家李维的后人编著的据说曾被教廷列为禁书的《异闻录》；第二个解释则据称来自于凯撒在雅典学院的第一届开学典礼上对贵族学生讲话时引用的据说是他最钟爱的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的话（事实上，古希腊似乎只有赫拉克勒斯的残篇中说“时间是戏耍的顽童”——我们这位作者或者是在故弄狡狴，或者则是明显的误记），整个故事则来自于据说是16世纪的英国探险家在那不勒斯挖出的《凯撒传》比流传版本多出的四页之中；第三个和第四个解释则据称来自于尼禄服用巫师的药丸自杀后的两个怪梦，前一个据说是造物主之言，后一个则出自撒旦之口——但甚至他自己在梦中也怀疑“是撒旦把自己伪装成上帝，又把自己的影子伪装成魔鬼”，而整个小说中讲述的尼禄的故事，如我们所知来自于《楔子》中所说的那份不无问题的手稿，而手稿则来自于医学博士诡异的梦境……层层引用使得每一种论述的来源都不无疑问，而它们互相之间的抵触则消解了每一种论述可能的定型，我们的这位小说家具有渊博的学识，但他显然也明白，“人类一思考，众神就发笑”，不过，虽然如此，他应该也明白，对之的关注和思考，也许就是对之进行克服的道路之一——他的讲述姿态本身，就已然流露出此中的信息。

我们的叙述有滑向严肃的危险，我得赶紧给你声明，这首先是一本非常有趣的小说——尽管你知道，对我们这个时代汲汲于此的“有趣”此种品性，我向来评价不太高，但我还是得承认，对于各种层次的读者来说，

这部小说都是一部颇有趣味的小说。你可能从前面的叙述中，对此书的有趣已经有所领略，但我要向你说，它本身要比你感觉到的还要有趣得多。我们这位作家，有一种对于寓言、野史、笔记、伪经和魔幻现实主义的深入骨髓的热爱，所以，小说几乎每一页，都充满了匪夷所思的想象和异想天开的细节，此外，竟然还处处充满切身的感受和非同寻常的洞见！小说表面的情节线索——尼禄的生平——本应该是历史的，但实际上很快就滑入了虚构和想象之中，历史和文学，事实和神话，在这里本身已经形成了奇妙的纠缠，每一章后又有若干补充，每个补充都讲了一个奇妙的故事，摘自于作者虚构的遗失的西方和东方古今文献（主要是据称遗失或重新发现的西方古书），它们和正文，以及它们相互之间，形成有趣的呼应、对照、反驳和纠缠，从而使得小说的结构本身，变成了一种叙述和意见的迷宫——作者的感慨和洞见，就隐没在这种呼应和对照、混乱与纠缠之中，也时时从中浮现出来，它们并非毫无遮拦地直射而出的光线，而是经由片段、碎片折射出的反光，心明眼亮的读者不难发现其中端倪，粗心大意的读者想来也会觉得有趣。

“伪书”和引文的迷宫，本身已是一种当代世界上作家们广泛运用的艺术技巧，但运用得巧妙和得当与否，还是会显示出作家不同的才情，而能做到每一页的叙述，都有若干叫人击节称赞之处，则尤其显示出一种非学习和模仿所能的天才——碰到天才，你总是愉悦的。话说回来，天才当然是有趣的，但也不能将才能全部用在玩笑上，知道何者最为重要，那也是天才的表现——假托的文本是否有讨论的价值，有趣之外，是否栩栩如生、能够给人恰如其分的“实感”非常重要，其次则在于是否涉及那些对每一代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核心问题，否则，读过后置之一笑即可，和我们自身又有何关系呢？

小说中尼禄的回忆，阅读起来有一种奇异的现实感，一位21世纪的中国青年作家，能够如此栩栩如生地揭示一位1世纪时古罗马帝王的内心世界，本身就说明了一种难以置信的才能——他笔下的尼禄，软弱、迷惘，也不能说没有自己的追求，却总是堕入命运的迷途，正是一个自以为承担了重大命运却始终力不从心、时时堕入迷途的软弱凡人形象，作为一个文